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八十六回 灑池縣五岳歸天

子牙將所用之符畫完，分付軍政官播鼓，眾將上帳參見。子牙曰：「你眾將俱各領符一道，藏在盔內，或在髮中亦可。明日會戰，候他敗走，眾將先趕去，搶了他的白骨旛，然後攻他關隘。」眾將聽畢，領了符命，無不歡喜。次日，子牙大隊而出，遙指關上搦戰。探馬報知，鄧、芮二侯命卞吉出馬。

卞吉上馬出關，逕往旛下來，大呼曰：「今日定拿你成功也！」縱馬搖戟，直奔子牙。只見子牙左右一千大小將官沖殺過來，把卞吉圍在垓心，鑼鼓齊鳴，喊聲四起，只殺得煙霧迷空。

卞吉被眾將困在垓心，不能得出，忽然一戟刺中趙丙肩窩，趙丙閃開，卞吉乘空跳出陣來，逕往旛下逃去。周營一千眾將隨後趕來。卞吉那知暗裏已漏消息，尚自妄想拿人。卞吉復兜回馬，伺候家將拿人，只見數將趕過旛下，逕殺奔前來。

卞吉大驚曰：「此是天喪成湯社稷，如何此寶無靈也！」不敢復戰，隨敗進關來，閉門不出。

子牙也不趕他，命諸將先將此旛收了。韋護取了降魔杵，又將雷震子黃金棍取了，掌鼓回營。卞吉進關來，見鄧、芮二侯。不知二侯早已自歸周，就要尋事處治卞吉。

卞吉行至階下，芮吉曰：「想今日卞將軍擒有幾個周將。」

卞吉曰：「今日末將會戰，周營有十數員大將圍裏當中，末將刺中一將，乘空敗走，引入旛下，以便擒拿他幾員；不知何故，他眾將一擁前來，俱往旛下過來。此乃天喪成湯，非末將戰不勝之罪也。」

芮吉笑曰：「前日擒三將，此旛就靈驗；今日如何此旛就不准了？」

鄧昆曰：「此無他說，卞吉見關內兵微將寡，周兵勢大，此關難以久守，故與周營私通，假輸一陣，使眾將一擁而入，以獻此關耳。幸軍士隨即緊閉，未遂賊計，不然，吾等皆為擒矣。此等逆賊，留之終屬後患。」喝令兩邊刀斧手：「拿下梟首示眾！」

卞吉不及分辨，被左右拿下，推出帥府，即時斬了首級號令。

歐陽淳不知其故，見斬了卞吉，目瞪口呆，心下茫然。

鄧、芮二侯謂歐陽淳曰：「卞吉不知天命，故意逗留軍機，理宜斬首。我二人實對將軍說：方今成湯氣數將終，荒淫不道，人心已離，天命不保；天下諸侯久已歸周，只有此關之隔耳。今關中又無大將，足抵周兵，終是不能拒守。不若我等與將軍將此關獻於周武，共伐無道。正所謂『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』。且周營俱是道術之士，我等皆非他的對手。固然我與你俱當死君之難，但無道之君，天下共棄之，你我徒死無益耳。願將軍思之。」

歐陽淳大怒，罵曰：「食君之祿，不思報本，反欲獻關，甘心降賊，屈殺卞吉，此真狗彘之不若也！我歐陽淳其首可斷，其身可碎，而此心決不負成湯之恩，甘效辜恩負義之賊也！」

鄧、芮二侯大喝曰：「今天下諸侯盡已歸周，難道俱是負成湯之恩者；止不過為獨夫殘虐生民，萬姓塗炭。周武興弔民伐罪之師，汝安得以叛逆目之。真不識天時之匹夫！」

歐陽淳大呼曰：「陛下誤用奸邪，反賣國求榮，吾先殺此逆賊，以報君恩！」仗劍來殺鄧、芮二侯。二侯亦仗劍來迎，殺在殿上，雙戰歐陽淳。

歐陽淳如何戰得過，被芮吉吼一聲，一劍砍倒歐陽淳，梟了首級。

二侯殺了歐陽淳，監中放出三將。黃飛虎上殿來，見是姨丈鄧昆，二人相會大喜，各訴衷腸。

芮吉傳令：「速行開關。」先放三將來大營報信。

三將至轅門，軍政官報入中軍，子牙大喜，忙令進帳來。三將至中軍見禮畢，子牙問其詳細，只見左右報：「鄧昆、芮吉至轅門聽令。」子牙傳令：「令來。」

二侯至中軍，子牙迎下座來，二侯下拜，子牙攙住，安慰曰：「今日賢侯歸周，真不失賢臣擇主而仕之智！」

二侯曰：「請元帥進關安民。」

子牙傳令，催人馬進關。武王亦起駕隨行。大軍就地歡呼，人心大悅。武王來至帥府，查過戶口冊籍；關中人民父老，俱牽羊擔酒，迎迓王師。

武王命殿前治宴，管待東征大小眾將，犒賞三軍。

住了數日，子牙傳令：「起兵往灑池縣。」

子牙人馬在路前行，不一日，探馬報曰：「啟元帥：前至灑池縣了，請令定奪。」

子牙傳令：「安營。」點砲吶喊。

灑池縣總兵官張奎聽得周兵來至，忙陞帥府坐下。左右有二位先行官，乃是王佐、鄭椿，上廳來見張奎。奎曰：「今日周兵進了五關，與帝都止有一河之隔，幸賴吾在此，尚可支撐。」張奎打點禦敵。

姜元帥次日陞帳，命將出軍，忽報：「有東伯侯差官下書。」子牙傳令：「令來。」差官至軍前行禮畢，將書呈上。子牙拆書觀看。

子牙看書畢，問左右曰：「如今東伯侯姜文煥求借救兵，我這裏必定發兵纔是。」

傍有黃飛虎答曰：「天下諸侯皆仰望我周，豈有坐視不救之理。元帥當得發兵救援，以安天下諸侯之心。」

子牙傳令，問：「誰去取遊魂關走一遭？」

傍有金、木二吒欠身曰：「弟子不才，願去取遊魂關。」子牙許之，分一枝人馬與二人去了。

子牙分付：「誰去灑池縣取頭一功？」南宮适應聲願往，領令出營，至城下搦戰。

張奎聞報，問左右先行：「誰人出馬？」有王佐願往，領兵開放城門，來至軍前。

南宮适大呼曰：「五關皆為周有，止此彈丸之地，何不早獻，以免誅身之禍。」

王佐罵曰：「無知匹夫！你等叛逆不道，罪惡貫盈，今日自來送死也！」縱馬舞刀來取。南宮适手中刀拍面交還。戰有二三十回合，被南宮适手起刀落，早把王佐揮為兩段。

南宮适得勝回營報功，子牙大喜。只見報馬報進城來。

張奎聞報，王佐失機，心下十分不快。次日，又報：「周將黃飛虎搦戰。」鄭椿出馬，與黃飛虎大戰二十合，被黃飛虎一鎗刺於馬下，梟了首級回營。子牙大喜。

張奎又見鄭椿失利，著實煩惱。子牙見連日斬他二將，命左右軍士一齊攻城。眾將率領軍士，放炮吶喊，前來攻城。城上士卒來報張奎，張奎在後廳聞報，與夫人高蘭英商議：「如今孤城難守，連折二將，如之奈何？」

高蘭英曰：「將軍有此道術，況且又有坐騎可以成功，何懼賊兵哉？」

奎曰：「夫人不知，五關之內多少英雄，俱不能阻逆，一旦至此，天意可知。今主上猶荒淫如故，為臣豈能安於枕席。」夫妻正議，又報：「周兵攻城甚急。」

張奎即時上馬提刀，夫人掠陣；開放城門，一騎當先。只見子牙門下眾將左右分開，張奎大呼曰：「姜元帥慢來！」

子牙上前曰：「張將軍，你可知天意？速速早降，不失封侯之位；若自執迷不悟，與五關為例。」

」張奎笑曰：「你逆天罔上，微幸至此，量你今日死無葬身之地矣。」

子牙笑曰：「天時人事，不問可知，只足下迷而不悟耳。此去朝歌不過數百里，一河之隔，四面八方，天下諸侯雲集，諒你區區彈丸之地，投鞭可實，何敢抗吾師哉！此正所謂大廈將傾，一木安能支撐，徒自取滅亡耳！」

張奎大怒，催開馬，使手中刀，飛來直取子牙，後面姬叔明、姬叔昇二殿下走馬大呼：「少冲吾陣！」兩條鎗急架忙迎。好張奎！使開刀力戰二將。姬叔明等二將見戰張奎不下，二位殿下掩一鎗，詐敗而走，指望回馬鎗挑張奎；不知張奎的坐騎甚奇，名為「獨角烏煙獸」，其快如神。

張奎讓二將去有三四射之地，他把馬上角一拍，那馬如一陣烏煙，似飛雲掣電而來。姬叔明聽得有人追趕，以為得計時，不意張奎已至後面，措手不及，被張奎一刀揮於馬下。

姬叔昇見其兄落馬，及至回馬，又被張奎順手一刀，也是兩段。

子牙大驚，急鳴金收兵。張奎也掌鼓進城。子牙見折了二位殿下，收軍回營，心下不樂。

武王聞知喪了二弟，掩面而哭，進後營去了。張奎連斬二將，心中甚喜。夫妻二人商議，具表進朝歌。

且言子牙悶坐帳上，謂諸將曰：「料灑池不過一小縣，反傷了二位殿下！」

只見眾將齊說：「張奎的馬有些奇異，其快如風，故此二位殿下措手不及，以致喪身。」眾將正猜疑時，忽報：「北伯侯崇黑虎至轅門求見。」子牙傳令：「請來。」

崇黑虎同文聘、崔英、蔣雄上帳來，參謁子牙。子牙忙下帳，迎接上帳，各敘禮畢，子牙曰：「君侯兵至孟津幾時了？」

黑虎曰：「不才自起兵取了陳塘關，人馬已至孟津紮營數月矣。今聞元帥大兵至此，特來大營奉謁，願元帥早會諸侯，共伐無道。」子牙大喜。

有武成王與崇黑虎相見，感謝黑虎曰：「昔日蒙君侯相助，擒斬高繼能，此德尚未圖報，時刻不敢有忘，銘刻五內。」彼此遜謝畢。子牙分付營中治酒，管待崇黑虎等。

次日，子牙陞帳，眾將參謁。忽報：「張奎搦戰。」哨馬報入中軍，子牙問：「今日誰人戰張奎走一遭？」

崇黑虎曰：「末將今日來至，當得效勞。」只見文聘、崔英、蔣雄三人也要同去。

四將同出大營，領本部人馬擺開，崇黑虎催開了金睛獸，舉雙板斧，飛臨陣前，大呼曰：「張奎！天兵已至，何不早降，尚敢逆天，自取滅亡哉！」

張奎大怒，罵曰：「無義匹夫！你乃是弑兄圖位，天下不仁之賊，焉敢口出大言！」催開馬，使手中刀飛來直取。崇黑虎舉雙斧，急架忙迎。文聘大怒，發馬搖叉，沖殺過來。崔英八楞鎗一似流星；蔣雄的抓絨繩飛起；一齊上前，把張奎裹在當中。

子牙在帳上見黃飛虎站立在傍，子牙曰：「黃將軍，崇侯今日會戰，你可去掠陣助他，也不負昔日崇侯曾為將軍郎君報仇。」黃飛虎領令出營，見四將與張奎大戰；黃飛虎自思：「吾在此掠陣，不見我之情分，不若走騎成功，何不為美。」黃飛虎將五色神牛催開，大呼曰：「崇君侯，吾來也！」

五將把張奎圍在垓心，戰有三四十回合，未分勝負。崇黑虎暗思：「既來立功，又何必與他戀戰。」把坐下金睛獸一兜，跳出圈子，詐敗就走，好放神鷹。四將知機，也便撥馬跟黑虎敗走。

他不知張奎坐騎其快如風，只見張奎等五將去有三二箭之地，把馬頂上角一拍，一陣烏煙，即時在文聘背後，手起一刀，把文聘揮於馬下。崇黑虎急用手去揭葫蘆，已是不及，早被張奎一刀砍為兩段。崔英勒回馬來時，張奎使開刀又戰三將。忽然桃花馬走，一員女將將用兩口日月刀，飛出陣來，乃是高蘭英來助張奎。

這婦人取出個紅葫蘆來，祭出四十九根太陽金針，射住三將眼目，觀看不明，早被張奎連斬三將下馬。可憐五將一陣而亡！

哨馬報與子牙，子牙大驚：「如何就誅了五將？」掠陣官備言張奎的馬有些利害，故此五將俱措手不及，以致失利。子牙見折了黃飛虎，著實傷悼。正尋思之間，忽報楊戩催糧至轅門等令。

楊戩至中軍，參謁畢，稟曰：「弟子督糧已進五關，今願繳督糧印，隨軍征伐立功。」

子牙曰：「此時將會孟津，也要你等在中軍協助。」楊戩立在一旁，聽得武成王黃將軍已死，楊戩歎曰：「黃氏一門忠烈，父子捐軀，以為王室，不過留清芬於簡編耳！」又問：「張奎有何本領，先行為何不去會他？」

哪吒曰：「崇君侯意欲見功，不才先要讓讓，豈好占越，不意俱遭其害。」正言間，只見左右來報：「張奎搦戰。」有黃飛彪願為長兄報仇，子牙許之，楊戩掠陣。

黃飛彪出營，見張奎也不答話，挺鎗直取。張奎的刀急架忙迎。兩馬相交，一場大戰，約有二三十合。黃飛彪急於為兄報仇，其力量非張奎對手，鎗法漸亂，被張奎一刀揮於馬下。

楊戩掠陣，見張奎把黃飛彪斬於馬下，又見他的馬頂上有角，就知此馬有些原故，「待吾除之！」楊戩縱馬搖刀，大呼曰：「張奎休走！吾來也！」

張奎問曰：「你是何人，也自來取死？」

楊戩答曰：「你這匹夫，屢以邪術壞吾諸將，吾特來拿你，碎尸萬段，以泄眾將之恨！」舉三尖刀劈面砍來。張奎手中刀急架相還。二馬相交，雙刀併舉。戰有三四十回合，楊戩故意賣個破綻，被張奎撞個滿懷，伸出手抓住楊戩腰帶，拎過鞍轡。

張奎活捉了楊戩，掌鼓進縣，陞廳坐下，令：「將周將推來！」左右將楊戩擁至廳前，楊戩站立。張奎大喝曰：「既被吾擒，為何不跪？」

楊戩曰：「無知匹夫！我與你既為敵國，今日被擒，有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！」

張奎大怒，命左右：「推去斬首號令！」只見左右將楊戩斬訖，持首級號令。

張奎方欲坐下，不一時，只見管馬的來報：「啟老爺得知：禍事不小！」

張奎大驚：「甚麼禍事？」

管馬的曰：「老爺的馬好好的吊下頭來。」

張奎聽得此言，不覺失色，頓足曰：「吾成大功，全仗此烏煙獸，豈知今日無故吊下頭來！」正在廳上急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竅內煙生，忽報：「方纔被擒的周將又來搦戰。」

張奎頓然醒悟：「吾中了此賊奸計！」隨即換馬，提刀在手，復出城來；一見楊戩，大罵：「逆賊擅壞吾龍駒，氣殺我也！怎肯干休？」

楊戩笑曰：「你仗此馬傷吾周將，我先殺此馬，然後再殺你的驢頭！」

張奎切齒大罵曰：「不要走！吃吾一刀！」使開手中刀來取。楊戩的刀急架相迎。又戰二十合，楊戩又賣個破綻，被張奎又抓住腰內絲條，輕輕拎將過去，二次擒來。

張奎大怒曰：「這番看你怎能脫去！」

張奎捉了楊戩進城，坐在廳上。忽報，後邊夫人高蘭英來至面前，因問其故？張奎長吁歎曰：「夫人，我為官多年，得許大功勞，全仗此烏煙獸；今日周將楊戩用邪術壞吾龍駒，這次又被我擒來，還是將何法治之？」

夫人曰：「推來我看。」

張奎傳令：「將楊戩推來。」少時，推至廳前。

高蘭英一見，笑曰：「吾自有處治。將烏雞黑犬血取來，再用尿糞和勻，先穿起他的琵琶骨，將血澆在他的頭上，又用符印鎮

住，然後斬之。」張奎如法製度。

夫妻二人齊出府前，看左右如此施行。高蘭英用符印畢，先將血糞往楊戩頭上澆，手起一刀，將首級砍落在地。

夫妻大喜，方纔進府來到廳前，忽聽得後邊丫環飛報出廳來，哭稟曰：「啟老爺，夫人：不好了！老太太正在香房，不知那裏穢污血糞把太太澆了一頭，隨即就吊下頭來，真是異事驚人！」

張奎大叫曰：「又中了楊戩妖術！」放聲大哭，如醉如痴一般。自思：「老母養育之恩未報，今因為國，反將吾母喪命，真個痛殺我也！」忙取棺槨收殮。

楊戩逕進中軍，來見子牙，備言其事。子牙大喜曰：「此皆是你不世之功。」

張奎思報母仇，上馬提刀，來周營搦戰。